

杭州圖書館



王去声

# 書經卷之二

蔡沈集傳

夏書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是功著信于地理甚疎詳見念茲核為文善軒

##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較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分別

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

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 書經

夏書

蘇子時曰山行多則刊木以通其心也

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

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逼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為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大川之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冀州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鬼氏曰亦所以尊京既載壺口經始治之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口山名漢地制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

殺所介反

唐書及以北海  
節風依澤志  
梁山在左偏則  
夏陽時山在右  
扶危及陽西北  
泰付依思心也  
改以爲鄧首原  
音學於岐 蘇首原  
即也 汾首文

河字注書作會  
遂作音明廷

縣古本  
反

行音抗  
深音來

活如康  
反  
潞音露

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揚次荆  
次豫次梁次雍亮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  
後禹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映澮距川即其  
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  
大者有所歸又濬映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  
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  
求禹功之序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  
當於此詳之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  
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梁未望河出孟門  
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望河出孟門  
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  
則亦指呂梁矣鄗道元謂呂梁之石崇棘河  
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  
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  
出東北流注于汾鄗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  
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  
水之側實古河運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  
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

書經

卷二

二

是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修因鯨之功而修之

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疑

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

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絳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覃懷底績至

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覃懷底績至

于衡漳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

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於其西淇水山平其

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西地致功爲難

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  
一出上黨沾縣大隗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  
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  
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鄗道元謂  
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鄗合清漳東北至  
阜城入北河鄗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

餘音令  
縹音歷

對思營  
反

會古外

反

林氏曰  
莫測不  
天子討  
事于焉

大陸即  
地音有  
志大陸  
庶養音  
川叔大

流音流  
爾雅釋

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  
 流相合同歸于海言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  
 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  
 泝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木隨山下東北  
 夫周定王五年河徙碣石東而取漳水益遠至  
 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  
 欽時河自大徑而下已非故道而漳厥土惟  
 自入漢矣故欽與唐人非言者如此柔土曰壤  
 白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  
 地制宜固不可不先於辨上也然辨上之宜  
 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  
 壤之法辨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麩湯澤  
 用葦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嘗用也  
 會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厥賦惟上上  
 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書經 卷二 三

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  
 等也田第五等也賦於田四等者地廣而  
 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  
 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  
 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  
 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  
 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  
 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  
 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蓋者冀  
 天子封內之地無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恆衛  
 名恆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  
 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恆山也東入沁水薛  
 氏曰東流合沁水西南流至真定府唐縣東  
 氏曰今之恆水西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流入于沁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昌說焉 平曰陸  
非鉅鹿 廣阿陸  
漢矣

元陳氏 考存秀  
通云衣 氏原文  
務上補 都古二  
陸厚後 高作陸  
澤社

成 颶酒狂 易作颶

澠音煙

夾百協

杖去声  
甬音勇  
漸將廉  
反濟于  
禮反充  
以輔反

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

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

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

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行皆行西山之麓

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西山踵趾以行及

冀已過信澤之北則皆穿西山勢斷曠然四行蓋

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勢斷曠然四行蓋

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

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

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

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

而平陸之廣谷者亦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

地遠大陸地海曲曰島海島也夾右碣石入

後島夷皮服夷以皮服來貢也

書經 卷二 四

于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

來自北海入河向西南轉而碣石在其東西

屈之問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

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遠河為至故此

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

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

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

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昔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既久  
在河口海濱故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  
為水所漸瀦入于海其入貢河五餘里矣戰  
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濟河惟  
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濟河惟  
兗州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  
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  
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

涉子禮

覆芳六

反誦六

同誦音

隔

九河簡

亦疎

承疏

承疏

又亦非

作作

在平海

馬秋河

果上音

恣音曼

塞入声

書經

卷二

五

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  
 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  
 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  
 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  
 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  
 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  
 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  
 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  
 入流之自廣夫曲防塞而河道果能盡平桓  
 公之所為也河水可齊而河道果能盡平乎  
 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  
 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証以謂今滄州之  
 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  
 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  
 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  
 平地河播為九河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  
 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  
 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在其西北

遠蘇氏之說未必然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  
 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  
 以古文為正九河既道二曰太史三曰馬頰  
 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鈞盤八  
 曰鬲津分簡潔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  
 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  
 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  
 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  
 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釜河通典云在德州  
 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  
 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  
 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高津河寰宇  
 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  
 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高津河寰宇記云  
 在樂陵東南從德州

雪夏 字名序  
山陰 即此地  
非任 我之  
陽 陽

陽 陽  
加王 王  
非 非

狙于余  
反 反  
官 官  
音 音

惡去聲

縣音遙

沮將豫  
反 反  
如 如

皆石不應什沒今竟冀之地既無此石可平  
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海岸五  
百餘里草立可見則自古河自今以為海處  
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  
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  
道元亦謂九河而石苞論於海後世儒者知  
求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為之  
證故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雷夏  
地而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  
既澤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  
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  
橫流而人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會同  
濫奔潰故人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會同  
濫許慎云河濫水在宋又曰汜水自河出為  
濫許慎云河濫水在宋又曰汜水自河出為

書經

卷二

六

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汜水出  
陰溝東于雒水鬼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灘  
雒水其沮水歟鬼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灘  
濟出為濇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  
而一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  
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  
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  
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在早  
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早  
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是始得下  
居也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條墳起也  
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絲茂條長也  
○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  
○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  
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



緇抽運  
反哀想  
里反壓  
於球反  
鉛音言

音許六  
反勒如  
吝反繒  
慈陵反  
汶音運  
郵音運

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最省者，力厥土白墳，海濱廣斥，瀆涯也。海涯之鹵，斥鹵鹹地，可資為鹽者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第第四也。賦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旣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礬、錯、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

書經

卷二

八

節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於夷人，以畜牧為生也。厥山桑，言可牧於萊，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遼河者，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于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截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

別必列  
反沂魚  
依反

大公字  
侯常  
作太山元  
列奔  
不發

沂音廓

沐音術

費音秘

勝音勃  
反  
豬張如

荷音柯

泥去声  
博音團

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淮沂其

火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

尤在于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

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

至于下邳西南而入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

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太公武陽之冠

魯之零門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

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有沂有汶有濰而獨以

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濰而獨以

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禹之徐則

沐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卽禹之徐則

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沂而下凡爲川

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秦山郡蒙陰縣西

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秦山郡蒙陰縣西

縣今海州朐山縣大野既豬大野澤名地

也藝者言可種藝也大野既豬志在山陽郡

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卽大也水蓄

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

爲二南爲湖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

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

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

都西南亦有大地也東原底平平原今之鄆

或皆大野之地也東原底平平原今之鄆

州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

水患已去而底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

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

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原在景帝亦謂之東

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黏泥如

赤殖墳草木漸包脂之膩也周有搏殖之工

書經

卷二

九

稜  
當作

積  
止忍

夏亥雅  
反翟亭  
歷反蟾  
浦眠反  
織思廉  
反編古  
老反

石磬山  
當作  
石磬例

者重略  
反蚌步項

書經

卷二

老氏言埏埴以為器惟土性黏賦細密故可搏可埏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厥田惟上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厥貢惟土五色羽

吠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纁絳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遺東

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

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

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吹羽山之谷也夏翟

雉具五色染羽中旌旄者也染氏曰古之車

服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不但旌旄也會氏曰

夏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但旌旄也會氏曰

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

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

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特中

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

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排墟西

禮徒感

齊側皆反

汲今作

沛子禮反

蠡音禮

況文荷水在山  
陽湖注南引馬  
麥浮于淮如逆  
于荷水僅荷水  
去引者逆于荷  
今奔溪作河和  
大昌其說文以  
行文誤若行  
多引和說物生  
注不從非也

王仁漢志會稽  
郡吳自注南仁  
石南東入海又  
此陵自注江在  
北東入海又丹  
揚即蕪湖自  
注中江出西布  
東上陽溪入海  
水使上布有和  
北江中注說  
引漢仲初揚  
初如北又漢  
吳郡賦其說  
甚矣

易去声

餽厥玄黃織綯皆繪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  
綯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氏綯衣  
而養老則知織綯皆繪之名也曾氏曰玄赤  
而有黑色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所  
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所  
曰織織也綯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于淮泗達于河許慎曰汲水受陳留浚儀陰

淮酒之可以達于河者為灘水東入于泗則

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

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

沛亦可以通河也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

南至彭蠡既豬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

饒陽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陽鳥攸居隨陽

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陽鳥攸居隨陽

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

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

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三江既入鹿仲初

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吳都賦

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

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

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

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

孫失于  
反篋待  
朗反

土錯之  
錯是寧  
反

卉許偉  
反

寄古阜  
反

櫻毗連  
反

邦音寒

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震澤底定。震澤

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

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

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

蕩。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篠箭竹簞。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蕩。敷布

泥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

地多木。其土淖。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

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

下異品。故變文。厥貢惟金三品。璫璣篠蕩。齒

言下上上錯也。書經

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錫貢。三品金銀銅也。璫璣玉石名。詩曰何以

者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詩。篠

之材中於樂之。管籥亦可以爲符節。周官掌節

有英。籥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

梗梓豫章之屬。齒犀兕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

爲旌。茂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

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

卷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塞入声

舊祖案反

元水音釋作无

同步項反齒與蚌  
反齒巨  
韻反  
反必列  
聞去声

復芳六反

九江傳老唐  
口即尋陽  
自注高者九  
合為大江云  
江在南皆東  
初曰江自博陽  
分為九邑自  
宋初胡旦始  
誤以為同度  
蓋信川水也  
九江在長沙  
下偏西北注  
後入彭蠡入  
亦水也  
文也  
老  
老  
老

淮泗而注之江荆及衡陽惟荆州北距南條

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

日荆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

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江漢朝宗于海漢

不止此山而猶朝其南也江漢朝宗于海漢

見導水春見曰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

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

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九

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

江孔殷九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

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

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

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洞庭意以是名九

水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九

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

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

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

起於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

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

其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閒沙水相開

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

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

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過不應曰

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

復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

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

至子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

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

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

之為九江沱潛既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

益以明矣沱潛既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

書經

卷二

序土學作人序志亦  
序夢也指華政云  
若為之作序夢文  
宗曰罪汝等者  
序夢日罪汝等者  
序夢日罪汝等者  
序夢日罪汝等者

序孔氏之作序  
序孔氏之作序

序保唐  
字之侯

反 苦詩廉  
反 奇古早

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  
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  
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  
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土夢作也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

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

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

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

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早晚也厥土惟塗泥

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故田比揚只加一等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故田比揚只加一等

而賦為第三等者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地闕而人工脩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柅榦栝柏礪砥磬丹惟箇籥楛三邦厝貢厥

書經 卷二 十四

名包匭菁茅厥筐玄纁幾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

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

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

無優劣矣柅栝柏三木名也柅木似樗而可

為弓榦栝木相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

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磬者中矢鏃之用肅

慎氏貢石磬者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楷

木名皆可以為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楷

之垣皆可以為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楷

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不能過也則箇籥蓋

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箇籥肅慎氏貢楷矢

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籥楷

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春所以

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

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

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

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

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

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

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其水道也

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

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

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逕浮江漢兼

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

循枝派期於荆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至

便事而已

河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水出焉東北

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

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

書經

卷二

十五

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

南洛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商州洛

也瀍水地志云出鞏縣入河今商州洛

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

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

縣也瀍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

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南入

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

石山即瀍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

然則瀍水出今之瀍池入于新安言伊洛瀍澗

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

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

四水並流小大相榮波既豬榮波二水名濟

敵故也詳見下文榮波既豬榮波二水名濟

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榮在今鄭州榮澤

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

馬評及

茶搗水

替字後  
身作替  
亭

替字後

瀍彌充  
反

繫彼既發  
文記時作  
在巨川六  
水在茶搗  
茶搗水

一澤 卷之六

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榮今

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榮瀆水受河  
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鄭道元  
曰禹塞淫水於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卽榮水故  
瀆東注首受濟謂之浚儀漢志謂梁陽縣有  
狼蕩渠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榮維其儀  
其實一也波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

漾音詳  
深竹角

波送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  
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  
詳孰是孔氏以榮

反荷音柯

定陶縣東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  
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  
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

覆敷疑

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  
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荷水行

書經

卷二

十六

反廬音廬

溢導其餘波入于孟廩土惟壤下土墳廩土  
猶不常入也故曰被廩廩土惟壤下土墳廩

蔡引毅  
頑馬  
瓶字形

氏甲乃  
反廩

言色者其色雜也廩疏也顏氏曰玄而疏廩  
者謂之廩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廩

紵阻呂  
反續音

田惟中上廩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一等也廩  
貢漆臬絺紵厥筐織纊錫貢磬錯林氏曰周

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  
禹時豫在畿外故有織紵以爲布及練然經  
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及練然經  
但言貢臬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  
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  
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  
然揚州先言橘柚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  
包則於厥筐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  
則與厥筐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

華胡化反

岷嶓

岷音黎  
反微音

岷嶓

岷嶓

岷嶓

聊音皮

立言之浮于洛達于河之東境徑自入河豫  
 法也之西境則浮于華陽黑水惟梁州東距華山  
 洛而後至河也華陽黑水華山即太岷嶓既藝岷嶓二  
 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西徼外在今茂州汶  
 山地志在蜀郡前氏道西徼外山近茂州汶  
 山縣岷山所出也岷氏曰蜀以山近遠近青  
 通為岷山連峰接岷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  
 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遠皆古之岷山青城乃  
 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地在西縣今與元府西縣三  
 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與元府西縣三  
 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源既滌  
 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泚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泚水地  
 耶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  
 縣江泚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

書經

卷二

十七

沫莫貝  
反涸胡  
困反漂  
罔反

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  
 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郾道元謂宕渠  
 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置山下西南潛出南  
 南入漢潛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西  
 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  
 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泚則江悉矣道潛則  
 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泚潛江漢源流於是  
 見蔡蒙旅平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  
 開水迺州名山縣也郾道元謂山上合下  
 邛太守李冰發卒鑿平瀾崖則此二山在禹  
 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  
 祭和夷底績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  
 夷二水名和夷道或地名嚴道又按晁氏曰和  
 蠻界羅品州東西來迺蒙山所謂青衣水而

很音逼

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  
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  
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  
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  
也知  
**厥土青黎**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  
**厥賦下中三**  
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  
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  
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  
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開歲第  
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開歲第六等也  
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開歲第一等也梁之正  
賦第八等而開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  
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  
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  
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麥音虬  
鑊郎豆  
反

**書經**  
卷二  
十八  
**織皮**玉磬鐵柔鐵也鑊剛鐵可以刻鏤者  
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  
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  
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  
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  
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  
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  
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  
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  
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淠亂于沔  
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  
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  
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河  
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  
卽潛水也自西漢迤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  
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河歷漢川至于褒

音釋云  
半飛齊  
也說文  
礪義玉  
礪玉在  
石玉聲  
下生既  
有聲則  
礪不祥  
以祥玉也  
反

反

馬云伯  
嶽山因  
桓水名  
桓水名  
也  
反

反  
洮他刀  
汚彌空  
反

岡北林  
岡六之

岡六之

弱水在西北  
極即剛丹委  
飲以為弱水  
在秦州府  
山丹如卷竹  
引柳樹名  
厚對說不  
能負荷以  
石絕感弱  
水也

漆以渭涇  
油有三水  
音釋云下  
文有涇涇  
不可變洋  
古以住水  
北曰涇

反 渾胡昆

燕平声

反 涇如程  
反 涇輕烟

華夫声  
反 涇輕烟

反 涇子余

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届于  
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  
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河  
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絕  
水至斜開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  
漢中穀可致經言渭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  
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  
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日逾于河此又未  
可曉也絕河黑水西河惟雍州據黑水東距  
而渡曰亂黑水西河惟雍州據黑水東距  
西河謂之西河者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  
主冀都而言也弱水既西導之西流也地志云  
後正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  
在張掖郡剛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  
窮石山自剛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  
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  
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

書經

卷二

十九

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  
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  
掖水北渡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  
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  
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  
百里又百餘里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  
遠禹豈應窮荒而導涇屬渭涇渭涇三水  
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涇屬渭涇渭涇三水  
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  
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  
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東南今涇  
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  
州涇扶風涇源縣弦蒲藪蒨水出其西北東  
涇今隴州涇源縣弦蒲藪蒨水出其西北東  
雍州其川涇涇詩曰涇之即皆謂是也屬  
連屬也涇水連漆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漆水  
屬渭涇二水也漆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漆水





影居西北  
至寧亦有  
吳倫山  
不个州  
西亦州  
州一城占  
出長命  
以考信  
即何厚  
出心

遊山侯尚  
作陸山

斷軀烟  
反  
辰與砥  
同

坂音反  
溝鳥號  
反

嵐盧舍  
反

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  
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  
水。土旣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  
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此  
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  
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  
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導岍及岐。至  
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  
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  
風岍縣西。吳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  
宇記。隴山岍源有岍山。灑水所出。禹貢所謂  
岍山也。晁氏以爲今之灑水。天井金門秦嶺  
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大

書經

卷二

五二

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  
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  
流。其形如柱。今陝州東縣三門山是也。折城  
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  
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  
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  
屋。太行山也。恒山地志。在河內郡陽縣西北。今懷  
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  
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刊郡山。而過于河。  
也。孔氏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  
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  
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  
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  
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  
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比。寰武嵐憲  
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

屬音屬

當去声

華胡化反

鳥窠見雍州  
注作荆州誤

密出高

氏音支

剝皮列反

南章改  
南序  
有作

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

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

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

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

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

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

經理者已附于逐州可見矣王鄭有條列而詳

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此又條列而詳

二條而江河以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

焉此北條大河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

北境之山也

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

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

白巖山鳥鼠見荆州太華地志在熊耳在商州

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

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密高縣

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西南京登封縣

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

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

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

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

也之山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嶧冢

州之嶧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嶧冢詳見梁州

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

陽府南章縣也丙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

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

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

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岷

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

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見梁

書經

卷二

二十三

易山採古  
傳音敷

字易古陽

敷淺石

傳志孫

手即唐

陵口付

易山傳易

川中又

以為和便

居水終

古一也

唐年

間斷之  
間去聲

水經

卷二

二十四

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  
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荆州數淺原地志云豫  
章郡歷陵縣南有傳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  
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  
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  
地不應又為歷陵縣之名偶同原者不足據也江  
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惟廬阜在  
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  
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  
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  
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而為  
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  
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  
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  
間湘水開斷之衡山在湖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

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  
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  
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  
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導弱  
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瀋川也弱

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  
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

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  
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瀋

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皆自西北  
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岐導水則先弱水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經黑水地志出健為郡南廣縣汾關山南

流人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

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

健音虔

澤音若

要平声

滇音顯  
嶺音嶺

岩徒浪  
反

華胡化  
反  
伍普巷  
反

注經卷序  
庚石徑宋  
非及不徑  
皆作障水  
東曰且東  
無傳解  
付作障非  
也

力臣大位  
岸如北序  
同於行臣  
誤以爲陽  
也

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而實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

卷二

二十五

書經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水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積石龍門見雍州華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大伾孔氏曰山再成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實大伾孔爲在修武武德臣贊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水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爲絕遠當以

牙去声

闕音田

延稜字徑  
定疏  
乃作

反華胡化

書經

卷二

二十六

黎陽者為是涿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  
 都縣枯涿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磔至漢  
 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迹大相背戾地  
 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  
 卽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涿  
 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  
 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見冀州北過洛水  
 文當以信都為是大陸見冀州北過洛水  
 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九河既  
 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  
 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  
 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  
 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  
 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  
 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  
 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

尾曰閭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崐崙也  
 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水并注涿冬春亦  
 下稍混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涿冬春亦  
 自言崐崙在其國西南于龍門經但一書積  
 石不言方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  
 所經則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  
 南而東則曰東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  
 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水曰大伾又記其自東  
 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曰  
 逆河曰洛水曰大伾又詳記其北向所經曰  
 大伾而下水陸高於平地故決鬻流移水陸  
 變遷而得大石因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  
 求大伾下得大石因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  
 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  
 韓城北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  
 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

去上声

壯呂二

反

許反

滌餘亮

反

滌時制

反

對反

臻音渠

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  
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  
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  
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  
所以鑿謂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闕去其齟齬  
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  
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  
博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  
又不知所考也

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漾水名水經曰漾

縣嶧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漾水有兩源此  
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嶧冢導漾者其西源出  
隴西嶧冢山會泉始源曰逕葭萌入漢東  
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

書經

卷二

二十七

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嶧冢而同為漢水  
者是也水源自嶧冢為漾武當縣北四十  
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  
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  
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澨  
水疑卽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蘧澨則為  
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  
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在今漢陽

皆謂今通陽靜海縣今按彭蠡古未詳入  
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  
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  
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  
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時立水道狹甚不  
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  
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

遠強誤  
入江在今通州漢  
漢澨  
易作入海

類音緝

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

會子  
匯坊  
木作  
會為  
匯

淤依據  
反

書經

卷二

二五八

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而衆流  
之積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之來入矣。  
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  
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  
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  
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  
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則  
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既在大江  
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  
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  
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  
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  
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  
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之  
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以事理情勢考  
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

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  
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  
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  
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  
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  
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  
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  
甚眾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  
怪者。然則番陽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  
之為彭蠡信矣。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  
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  
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者。水也。  
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  
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  
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

江子禮  
見榮互  
肩反

江西北者非是會  
匯中江見上章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

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沈水濟水也發源為  
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絳州

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  
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

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  
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號

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  
為榮榮即榮波之榮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

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  
至于菏菏即清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

縣自有菏派濟流至其地爾州北汶也見青  
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

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  
書經

鄭音運

書經

卷二

二十九

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  
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

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  
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昧水不

與昔同然則榮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  
流也程氏曰榮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

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  
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

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  
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水非河

之溢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榮清則榮之水非河  
言明矣見經所書單曰導沈條例若斷若

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  
皆以濟水性下動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

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蓋水之

北匯于相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  
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悼疾尤甚及至才崖

通鑑言張勇作  
通在齊

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彎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樂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也然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樂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非之顧弗深考耳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東入于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

書經

卷二

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又東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

孔氏曰鳥鼠共為堆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

鳥鼠山西北禹只自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

灃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盧氏

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

之耳○按經言蟠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

源出於岷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

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

鳥鼠同穴見于水  
惟只鳥鼠餘其  
為難字于吐各作  
信沙州甘谷峽北  
有雀窠同穴大業  
魏地附西郡守魏  
同穴鳥鼠羣信乃  
以同穴為山名身乃  
不信信過夫  
堂本徑徑月地  
既發信作地  
志誤

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非一  
言自也沈水不言山皆沈水伏流其出非一  
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  
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  
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  
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滙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

滙沮會同尚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  
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所歸而  
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  
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六府孔修庶土交正  
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

書經

卷二

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  
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  
致焉也以財土事庶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  
正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土徒以土宜之法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  
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  
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  
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  
夷而已故曰成賦中邦錫土姓錫土姓者言  
國錫以姓以立宗土而命謂天子建德祗台  
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德先不距朕行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  
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五百里甸服  
天下自不能遠越我之所行也五百里甸服

祗存古  
反台音  
怡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錫三百里納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鉅。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稭。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鉅稭。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稭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靡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去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

采倉代反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三百里諸侯。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

書經

卷二

三十一

度達各反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

要爭吉反

爲二等也。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繫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

流。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

并平声

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舜成五服。至于五千里。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以地勢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不毛之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與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

書經

卷二

三五

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漸將兼反 覆敷教反

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漬被覆暨反也。地有遠近。故

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贊。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扶風郭鸞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

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

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姓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卿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時孟子所謂六師孩之者書曰

### 書經

卷二

三十四

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王曰嗟六事

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

也皆是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

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汨五行

而殛死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三朔也有扈氏暴

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干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

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

虞之前當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車右車

音狩勦字尚  
作剝說文去  
古文作剝  
于義不  
文心方相  
寫一候



一言不  
行  
豈不  
師志  
不  
力  
言  
高  
可  
為  
後  
世  
法  
乎

既  
五  
多  
不  
入  
長  
生  
補  
中  
成  
症  
立  
危

為法書

弁首樂

世音邑

分去声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  
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  
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  
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有窮后羿  
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

說文羿帝善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  
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  
堪命距太康于河北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使不得返遂廢之

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也小  
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  
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  
亡之不可救母了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

書經

卷一

三六

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  
國敗國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  
章之閒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  
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  
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其一曰皇祖  
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  
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  
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  
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  
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  
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  
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  
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予視天下愚  
天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慎勞  
本作  
窠

皆音偏  
幾平声  
易去声

莫里義  
反屬  
法

帥音幸  
行去声

費勞六  
反

遺去吉

是圖予臨兆民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索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  
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

獨夫即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  
失衆也氏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  
於六馬幾未形之時而非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  
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  
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  
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待民之可  
畏者申結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其義也

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畷  
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宇棟宇也彫繪飾也音六者有其一皆足以  
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

書經 卷二 三十七

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其三曰惟彼陶唐有  
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堯初  
為唐

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  
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  
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  
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  
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  
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

亡而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

絕祀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  
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

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

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

折食死

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  
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  
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  
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  
向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  
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  
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  
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

泣音勞  
程音貢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忸女六反怩女  
夷反○曷前也  
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仿  
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  
之予指太康也指陶陶哀思也類厚愧之見於

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類厚愧之見於

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  
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

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

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

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

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

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羿猶

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

以錄其書者以是較今文無古忠於  
○或曰蘇氏以為義和命胤侯征之  
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  
今按篇首言仲康擊位四海胤侯命  
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  
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  
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  
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

莫初忠

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  
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

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弟胤侯

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始

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

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

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

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

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

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

而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

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

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羿之類義和之罪

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

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

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狄其權則羿之篡

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義氏和氏夏合爲一官

白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  
謂之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徵音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謨  
下文卽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  
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  
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  
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  
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又按日蝕  
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  
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

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

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詢也

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

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於

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

畔官輒次傲擾天紀者乎

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厥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

書經

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

位依始擾亂也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星

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

辰亂其天紀焉遠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爲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于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爾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攘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遺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書經

卷一

廉反○崐山下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崐岡不斲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玉石之善惡而戮之其害而有甚於猛火不斲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椒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殍爲惡者也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

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復扶又

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書經



卷

四十三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